

江畔往事

■郭俊懿 刘世强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周末,老兵吴兴明仔细将收集了近半年的连史资料整理成册,寄往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畔,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老连队。

去年夏天,吴兴明接到老领导李守斌的电话。李守斌曾担任吴兴明所在连队的指导员。电话里,李守斌告诉吴兴明,他们的老单位——空军某场站汽车连,在汇集史料的过程中,发现连队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资料缺失较多,所以单位现在的领导联系了李守斌,希望他能够帮助提供一些连队当年的故事。李守斌今年已经80岁高龄,身体抱恙,因此将这件具有特殊意义的“任务”交给了吴兴明。

吴兴明欣然应允,并让李守斌放宽心,自己一定完成好任务。

吴兴明今年已经67岁了,时光流转,他从曾经健壮的年轻人变成了如今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,他与李守斌积累了深厚的情谊。回想起他们的青春岁月,那一切都是从雅鲁藏布江畔的汽车连开始的。

40多年前,18岁的吴兴明怀揣着戎边梦,带着父母的嘱托,入伍前往青藏高原。到达西藏后,他被分配到了坐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某场站汽车连。高原土壤贫瘠,连队建在一片荒原上,营院内仅有的绿意,来自官兵栽的几棵小树。营房是土坯房,围墙也都是土墙,墙上还有许多裂痕。

环境虽然简陋,但连队官兵的内心充满了活力。高原生活单调,官兵常在晚上伴着繁星围坐在一起拉琴唱歌。在团结热情的氛围里,吴兴明很快融入军营。在那里,他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生活。

入伍仅仅两年,吴兴明就通过刻苦学习,从新兵成长为一名技能娴熟的汽车驾驶员。为了进一步检验他的实践能力,连队派他前往几百公里外运送物资返回场站。这是吴兴明入伍后首次承担长途运输任务。

彼时的青藏高原道路状况远不如现在。盘山道路蜿蜒曲折,且大多数道路是土路,车辆翻至半山,旁边就是悬崖峭壁。即使在平地行驶,很多时候也需要穿越江滩,再加上高原气候寒冷,冰雪、暴雨天气多,担负运输任务的高原汽车兵们经常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。就在这第一次长途运输中,吴兴明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意外。

吴兴明清楚记得,出发那天早上,天清气朗,空中没有一丝云彩。远处的雪山在阳光照耀下闪烁金光,美不胜收。吴兴明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,在战友李万寿的陪同下,驾驶着卡车出发了。

绿色的卡车穿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,行驶在陡峭的山路上,车后时不时扬起阵阵尘土。吴兴明神情专注,全身心投入驾驶中。经过数小时行驶,他们到达目的地。物资装车完毕后,时间已经是傍晚,吴兴明和李万寿便就地休息了一晚。

翌日清晨,吴兴明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卡车踏上了返程之路。然而,当归程过半时,天空骤然降下雪花。起初,只是零星的雪花飘落,但雪势很快变大,一时间北风呼啸,雪花和冰粒倾泻而下。

就在吴兴明小心翼翼地行驶在一段下坡路时,意外突然发生。山路在风雪中变得湿滑,车轮的抓地力变小,车身不受控制地摇摆起来,眼看卡车就要滑出路面,冲向山崖。

吴兴明果断踩下离合,同时运用手刹和手动挡配合,竭尽全力试图掌控住车辆的方向。然而,车轮在湿滑的雪地上不停打滑,溅起一片片雪雾,车身也随之剧烈晃动,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,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噬,情形十分危急。

“轻点刹车,别踩到底!”李万寿在一旁大喊。

车子在雪地上剧烈晃动,每一次颠簸都像在撞击吴兴明的心脏。狂风从车窗的缝隙中灌进来,刮在脸上生疼。吴兴明紧紧握住方向盘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——一定要把车稳住。

经过一番紧张操作,卡车终于在离山崖几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四周一片寂静,车内唯有两人的喘气声。吴兴明和李万寿的额头上都布满了汗水。好一会儿,他们长舒一口气,笑着对视,都对对方眼中看到了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这时,吴兴明握着方向盘的双手还在止不住地颤抖。

“还好稳住了,接下来的路得更加小心。”李万寿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这一拍,吴兴明顿时感到安心不少。

40多年过去了,每当吴兴明回想起李万寿拍他肩膀的情形,仍然能深切感受到战友传递的安慰与鼓励。在危急时刻和生死关头,他们并肩作战,共同面对困境。他们之间没有互相指责或抱怨,只有坚定支持与鼓励。在稍作休息并仔细检查了车辆状况后,吴兴明和李万寿再次踏上归途,并最终安全返回连队。

回到连队后,吴兴明不断反思这次意外。他没有因此胆怯退缩,而是更加刻苦锻炼驾驶本领,并在后来的工作中担负起更多运输任务。这次意外,让吴兴明和李万寿的战友情更加深厚,也让吴兴明养成了谨慎、细致的工作习惯,使他受益一生。

后来,由于工作调动,吴兴明离开了连队。然而,他一直将这些珍贵的经历深深铭记在心。他无法忘记每次成功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和成就感,更无法忘怀与连

队战友们真情相伴、共同奋斗的日子。

通过多方联系,吴兴明一点点拼凑出58年前汽车连成立之后的人员名单。随着电话不断拨通,参与提供连史资料的老兵越来越多。那些藏在老兵记忆中的故事,跨越了几十年的光阴,再次呈现在吴兴明的眼前。

50多年前,空军某场站在雅鲁藏布江畔成立。首批场站官兵来自不同部队,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祖国西南,承载着架设连通北京和西藏“空中金桥”的使命。抱着扎根雪域高原的决心,他们坐在卡车内厢里,唱着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”,翻越唐古拉山脉,一路颠簸来到青藏高原。

初上高原时,条件十分艰苦,几乎可以说是一穷二白。在雅鲁藏布江的江滩上,场站官兵只能临时居住在工兵搭建的简易库房里,刚刚成立的汽车连连部则设立在帐篷中。大家平时的饮食非常简单,吃的是干粮和干菜,喝的是直接从雅鲁藏布江里取来的江水。此外,由于高原缺氧,很多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。但官兵没有被困困难打倒,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机场首次通航准备和建设场站的工作中。

不久后,通航任务胜利完成,场站的各项作业也逐渐步入正轨。汽车连官兵开始着手建造营房。他们挑选雅鲁藏布江边大小适中的石块,搬运一筐筐泥沙,精心堆砌,打牢地基,筑成厚实的墙体。在官兵的努力下,宿舍和值班室得以顺利建成。看着新建成的房屋,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自豪的笑容。这些房屋标志着他们在雪域高原扎根的第一步已经成功迈出。

江水不适合长期直接饮用。官兵通过反复尝试,在工兵前期勘探的基础上多次挖掘,成功打出了水井。当清澈的井水从地下汩汩涌出的那一刻,欢呼声响彻营区。

经过数月努力,吴兴明终于搜集齐全连队组建至20世纪80年代的人员名单,以及连队点点滴滴的故事和荣誉。看着手中厚厚的连史资料,他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些密密麻麻记录着连队往昔岁月的文字,仿佛一幅幅鲜活的画面,在他眼前徐徐展开。

“先进标兵连队”“硬骨头六连式连队”……每项荣誉的背后,都饱含艰辛与奋斗。吴兴明仔细将这些资料装订打包成两份,一份寄给李守斌,一份寄往老连队。

回想起收集资料的过程,吴兴明对一个细节印象尤为深刻。

那天,他收到一位当年参与连队建设的老兵自创的小诗:“我们的青春绽放在高原,绽放在冰雪覆盖的江滩上,我们的青春绽放在高原,绽放在滚滚车轮的烟尘里……”那位老兵在信中回忆:条件再苦,困难再大,大家团结奋斗,在荒滩上建起家园,就是为了把根扎在雪域高原,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。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凌晨一点,乌拉斯台边防连哈萨克族一级上士阿恒别克,摸黑穿戴好装具,悄然走进了浓雾似的夜色。

下雪了,风吹雪。这是今年北塔山的第一场雪。风卷着雪粒子扫到脸上生疼。

上哨时间是凌晨两点,每次他都会提前1个小时起床。

呵气成霜的隆冬时节,山岭起伏的戈壁荒原,气温常在零下30至40摄氏度之间,午夜哨也更加辛苦。一班哨下来,身体冻得僵硬麻木,回到被窝半天捂不热,有时还没睡着,起床号已经响了。

36岁的阿恒别克现在是连队兵龄最长、年龄最大的老兵。

尽管已经带出了两名新兵,离开饲养马的岗位4年多了,阿恒别克还是喜欢站午夜哨。站过哨,顺着给军马添过夜草,他就可以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。

马厩在营院外头,夜里狂风吹起的雪墙,像巡逻路上陡峭的山坡。粗野的风将阿恒别克不断掀倒在雪地里。他不怕冷,但风吹雪,风雪交加,看不清方向,人很容易被暴风雪吞没。

在阿恒别克的记忆里,自己在这里经历的最大的一场雪,是在来到连队的第一个冬天。那年,雪来得早,也特别大。当时连队没有清雪机器,全连官兵轮班倒,昼夜不歇奋战数日,才在连队与哨楼之间挖出一条700多米的人行通道。

白茫茫的冰雪世界,什么都看不清。没有手机信号,连队只有一部军用电话与外界联系,日常用电靠发电机限时供电。

那两个多月,大雪封山,给养送不上来。大家每天都吃白菜、洋葱、土豆。那时,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连队能有一台铲雪车。

没想到,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不久后,连队建起小基站,有了手机信号和网络,全连官兵欢喜得像过年。再后来,电力稳定了,冰雪装备和新型巡逻车也有了。官兵可以乘车与徒步结合巡逻,梦想一个接一个都变成了现实。

风雪让阿恒别克几乎睁不开眼睛,营院到马厩不远的距离,他跌跌撞撞走了20分钟。远远听到他的脚步声,安静的马厩忽然活跃起来,一阵响鼻与低鸣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

马厩窗户外透出的昏黄灯光,让他心里温暖,恍惚间又回到了新兵下连时。

北塔山风雪夜

■王雁翔

那时,连长问他愿不愿当军马饲养员,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脑子发蒙。阿恒别克是在牧区长大的,却一点都不懂马。但思考过后,他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军马不能出问题,它们的生命非常珍贵。”阿恒别克一直记着第一次走进马厩时班长的这句话,他知道这是班长对他的期许。

年底,班长退伍了,他便独自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忙碌。

军马饲养员不只需要喂马、放马、驯马,还有训练、站哨、巡逻等诸多任务。

阿恒别克虚心地学习着,用日记本记录军马每天的情况。随着“养马日记”不断变厚,连队的军马变得越来越强壮,他自己也在忙碌中,渐渐成了连队最好的骑手和手到病除的兽医。15年里,连队没死过一匹军马。

离开军马饲养员岗位后,一次,他刚出完早操,上等兵阿不都拉跑着来找他去马厩,说有一匹军马卧在地上不吃不喝。此前不久,阿不都拉成为新的军马饲养员。

马睡觉都是站着睡,很少卧,身体不舒服才会卧。阿恒别克到马厩去看了看,断定军马是感冒了。见阿不都

父亲的解放鞋

■闫冰洁

人的“精气神”。张叔叔进入部队后,依然和我父亲保持着通信。在信中,他生动地描述了火热的军营生活,这使我父亲对军营充满了向往,并在心中默默立下了志向。

高中毕业后,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军入伍。当他拿到那双崭新的解放鞋时,心中充满了激动。穿上它,父亲仿佛感受到一股旺盛的活力在胸中凝聚,让他干劲十足,无论是脏活还是累活都冲在前面,艰苦的训练中更是勇争第一。

日复一日,那双鞋陪着父亲站军姿、负重越野、判点定位……

即便是休息时,父亲也喜欢穿着解放鞋。解放鞋作为父亲军旅生活的重要伙伴,伴着他走过了许多个春夏秋冬。

回家探亲时,父亲用省下来的津贴买了不少肉、蛋、水果,提着满满当当的东西,带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回乡路。村里的亲戚听说他回来了,纷纷来家串门。亲戚家的孩子对他说:“我要好好学习,将来要跟哥哥一样当解放军!”

我奶奶看着父亲脚上的解放鞋,鞋尖都磨平了,鞋面也早已褪了颜色。她让父亲坐下来细细帮他修补,边补边不解地问:“怎么不换双新鞋呀?”父亲说:“还能再穿穿,实在穿不了就换新的了。”

几年后,父亲凭借突出的表现,获得了考学机会,并顺利考取自己理想的军校。

3年军校时光转瞬即逝,父亲成长了许多,也换了好几双解放鞋。毕业联考在即,全队学员都在抓紧训练。爬战术一直是父亲相对较弱的课目。那段时间,他每天晚点名后都会去操场加练。南方的雨季让地面上的泥土始终保持湿润,每次训练完,父亲的解放鞋上总是沾满了泥土和杂草,时间一长,也就很难完全洗刷干净。父亲最后索性就不刷了,任凭解放鞋被泥土渐渐裹满。后来,那双鞋成了他战术训练时的专用鞋。裹满泥土的鞋记载着父亲在军校的热血青春,褪不去的泥土见证着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清晨的一缕暖阳照进我家窗台,父亲看着窗台上我晾晒的黑色体能训练鞋出了神。

片刻后,他开始翻箱倒柜,从箱底找出了他的第一双解放鞋给我看。

这双解放鞋虽然刷洗得很干净,但鞋底磨损严重,鞋子的后跟有点开胶,帆布鞋面上有许多缝补的痕迹。在父亲眼里,这双颇具年代感的鞋子,仿佛是一本写满故事的书,每一道痕迹都在诉说着过往。这双鞋让他回忆起自己近30年的军旅生涯。那是一段充满了挑战与收获的别样年华。

40多年前,解放鞋曾风靡一时。它轻便防滑,鞋底比寻常布鞋更厚,关键是解放军也穿这种鞋,这就让有当兵梦的男孩们对它心生向往。无论是玩耍还是干农活,穿上它,总觉得更神气一些。

父亲生长在南疆的一个农村,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地道的农民,家里有3个孩子,父亲排行老大。当时家里条件拮据。那年父亲过生日,他试探着询问我奶奶能不能买双解放鞋作为生日礼物。我奶奶说:“我给你做的鞋不是挺好的嘛,再买新的浪费,不如买点吃的给你补补身体。”联想到家里的情况,父亲虽然情绪低落,但懂事的他此后再没有提过买鞋的事。后来,每次去集市买东西,鞋店的售货员随口说了句:“你那么喜欢解放鞋就去当兵吧,部队里,天天都穿解放鞋。”父亲若有所思,心里那颗当兵的种子就此埋下。

隔年的秋天,村里的张叔叔参军入伍了。他年纪和父亲相仿,两人年少时经常在一起玩耍。如今,他穿上了绿军装,戴上了大红花,脚踏解放鞋,这让同龄人看到他都感受到了军



胜利启航(中国画)

赵建华作